



皇明文範卷之七

贊

溟滓生贊有序

宋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也幼負奇氣年三十游杭上疏
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抵漢江遇
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
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
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
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
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
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矣乃言于

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家中書學既成去隱宣歙間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書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不醉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柰何柰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呢喃未已耶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怪獨大學生熊晞聖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作鬼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嘯

吸事耳子不去何為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八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文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

鄱陽傳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
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
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
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
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
我素王帝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腴九師襄
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曠而昏如治絲以棼
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凝於
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
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

其脩載神子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
肯祥見徵土髮白矣明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鬻尚其
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
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
瑟又龠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旒央央戎車罷麗蕩蕩
江流抗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
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折
宇橈子牙馬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
鸚舞於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
乃行乃遜死於冥睠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
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

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喙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
之心何古何今

宗忠簡公畫像贊

蘇伯衡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
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
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
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
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
拜遺像而悲吒也

義鶴贊并序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

一日其雄呈頸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
鳴若顛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
去群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遂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
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
啾啾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
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眺夕
矚曾無含悃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獨棲于標
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喙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鬼
猗匪魯黃鵠孰配爾德猗

楊喬贊有序

方孝孺

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
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
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
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
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
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
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
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
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
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
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

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不悔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
哉使喬不死命為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
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吾常喜孺子為
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
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
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
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喬喬
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
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屈以非義
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

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
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孔璋贊有序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
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蓋人之
群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
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
先求天下望而尊之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
以張子房卓茂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
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才力非能與褰旗斬
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

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唐
天寶之亂世比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如
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
小人之尤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
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
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
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
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
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
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

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禡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
玄宗不若孔璋義聲泯泯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
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瑞應麒麟贊有序

梁潛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曰榜葛刺有麟生焉其王知其
瑞而不敢自有因望洋東北再拜而言曰茲惟海島蠻
夷其何以致此斯其爲中國聖人宏化盛德之徵乎謹
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絕島逾大洋獻之闕下于時聖情
悅怡萬姓具瞻龍顛而鳳頸麇身而龜文容與閑暇不
驚不悚聲出其脰若合鍾律其步趨中規矩信乎其性
至仁而有以賓服乎百獸者也於乎盛哉考之往謀禮

稱四靈麟蓋爲之首而龍與鳳次焉詩詠歌文王之化
其頌美揄揚托意於麟者自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
則麟者誠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囿或在郊藪
然皆爲聖世而出記中國有聖人則麟至而又以麟之
應爲夷狄向化之兆漢武之世麟見于雍而匈奴渾邪
來降宣帝時九真國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其
言信然洪惟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薄海內外
九夷八蠻無不向風順化蓋自三代以降中國之盛未
有過于今日者也夫自周成康至於今幾二千年麟之
見纔一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快覩其爲欣幸可勝道哉
謹頓首百拜而述贊曰

於皇聖德兮如日方升被九有兮超八紘旁暢達兮感至
靈極西溟兮麟降禎嗟麟之降兮孔神以明五行粹淑兮
匪孕而生四靈合體兮匪育而形其性振振兮含和抱貞
淑萬里兮登明庭嗟麟之來兮惟聖之徵龍顛兮休休鳳
領兮矯修九門闕兮卿雲浮叅紫鸞兮陪玉蚪賁聖文兮
揚佳休千秋萬歲兮麟孰與儔麟孰與儔兮聖澤汪洋龍
遊宮沼兮鳳鳴朝陽酌丹穴之泉以為醴採玉山之禾以
為糧橫至仁為囿兮禮以為防嗟維爾麟兮永與翱翔後
天不老兮聖壽彌昌

誠意伯畫像贊

劉仲璟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
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未盡
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

孝廟御書贊

王鏊

於穆孝皇深明廣厚一十八年物蒙在宥德唯日新藝乃
天授奮毫落紙思入混茫氣吞顏柳勢壓鍾王淵停嶽峙
玉質金相噫嘻近臣奎章侍立登牀或緣抱弓莫及石室
金滕藏之十襲

自贊

王鏊

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厲行白首於道茫然
無聞者乎爵則公孤官居臺閣志懷抒忠幾昧納約卒無
以致君澤民者乎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獠不能媿

阿一有違言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
忌見利思後不知規畫歸卧空山家徒立壁晏然居之以
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于世
所幸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拙而不知柱下
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傳而不能為應變之姚崇者乎

硯贊

徐禎卿

相國王公得古硯二枚以示客圓中合制則天體也尾
足異象效物用也蓄之水土類有俟也收之哲人時而
出也沛而行之其澤博矣其不佞輒為之贊云

大匠作器體合玄穆曳則璋尾峙維鼎足吐臍納清剗脣
規腹螺漆載華豐狐受沐乃布綸絲式金式玉君子宜之

受天百祿

三仁贊三首

李夢陽

殷喪厥馭奸宄師師天平下蓄神罔攸依國既顛越我寧
獨支喟其發慨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瓊宮
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啓存祀干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維
國禎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

右比干

張將軍畫像贊

李夢陽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蟒盤盤盤盤者蟒天子之賜嘽嘽者徒天子之界何以界之以伐以征何以賜之汝陟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鬚戰陳能勇處已卑謙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頰渥膂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李夢陽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潛於塾

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金不出礦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韓康賣藥彼曉彼叟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嗟乎文華裂衣內文宮鍾外聲閭黨敬禮月旦優評鄉飲是賔古貌古服膺祉戩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令儀可徵

毛隱君贊

朱應登

於昭先生靜嘿幽玄遠跡燕雀之群退藏神龍之淵群情逐逐吾方被褐而懷玉衆言詹詹吾且塞兌而閉門傲容羲皇之上寄心由許之前齊上士之高軌軼在野之遺賢

乃若庭有令子案有殘編啓絕常之緒餘閱撤臯之正傳
上以塵天子之錫命下以表鄉閭之德旃迨所謂毀方而
瓦合破觚而爲圜者也要之雖有鍾釜無厭葵藿雖有章
服無棄林泉振百世之高風考五福之終年此曼倩之所
稱大隱蒙莊之所謂才全歟

杜篋贊

邊貢

臣曠調飲臣篋意飲酒生微波天風凜凜子卯不樂君臣
始終爵亡言存千古無窮

紀淑姬贊

邊貢

國亡君亡吾將何歸父母邦魯先君廟鄒婦不干魯而鄰
是依烏乎賢哉其紀淑姬乎

自贊畫像

湛若水

爾索我於丹青孰與索我於儀形爾索我於儀形孰與索
我之神之精自觀爾心之所生又何取於儀形又何取於
丹青之營營而我之真獨立於形骸之外超然遨遊於福
山之下上冷然臨洗心之淵澄巖游乎自然洞居乎總靈
者不可得而名

紙贊

張邦奇

皦皦乎弗疵括群聖之心思而時出之文宣既沒文不在
茲乎

墨贊

張邦奇

推移不出乎几席而光被乎四國汝惟守黑天下孰與汝

爭白

筆贊

張邦奇

精銳而藏其鋒旁行而不離手中闡幽眇而垂無窮動則生風

硯贊

張邦奇

一片石藏風雲一寸水龍輪困昭萬象通八垠我無為功自神

自贊

劉節

爾文弗優胡為乎元魁刻錄爾政弗達胡為乎冒濫尹牧爾道弗聞胡為乎視學兩藩爾德弗修胡為乎三省旬宣爾才弗長胡為乎綏撫齊魯畿甸爾知弗周胡為乎督運

河汴京儲爾弗知兵胡為乎備戒南徼爾弗明刑胡為乎佐憲西臺所幸免者謫居遷任歷所處而無曠職通都絕域隨所至而無他虞年甫五十有八而投簪歸隱年踰七十有四而力學明農端容正色儀度恭謹紆朱佩金燕處從容庶無愧於從卿佐之後列卿士之中少稱梅國主人長稱雪臺迂史老則復稱為涵虛翁也

王定齋畫像贊并序

吳鼎

嗚呼是為故御史中丞定齋王公之像余識公侍御時清明如神毅然負秉道嫉邪之望善類倚重焉其中丞徵入臺也顧余從容論天下事藹乎其言晬乎其貌深深乎其息相業醇如也嗟乎使竟所蘊豈不舉當世于

三代之隆哉而公勲閎且圖麒麟不朽矣今此像與贊
藏于家也悲夫贊曰

仁義內美重以修能炳文抱質斯道高明高明伊何陋彼
腐儒不知合變章句守株矯矯先生其道猶龍案牘匪俗
談經匪空文洽四國載奏武功入訐帝謨出揚皇風引繩
職墨難諧自昔握瑾懷瑜隱約彌赫巧匠不斷誰揆其極
髣髴聲容為我心惻

鳴泉贊有序

葉良佩

葉子謂李子曰人生以道同為難道同而蓋簪又難葉
子家海峯之陽李子家鳴泉山亭池雞犬相去僅三十
里而近且又同門友壻也然而葉子出李子處不恒相

值也乃癸巳夏六月葉子被劾免官歸海峯堂李子來
弔後三閱月當杪秋之交葉子訪李子於其家遂相與
冒風霜登紫高踈蹠長山諸峯循溪流聽鳴泉返焉泉
繞山腹行數里觸山石時有聲乍大乍細葉子迥然樂
之於是扣古石為清商之歌歌曰山路阻脩莽何之矣
灑灑泉鳴庶以樂吾饑矣歌罷長嘯時人莫測也顧李
子莞爾會心焉命童子取簡以進曰為我贊之葉子曰
君子之道二出與處而已矣出以立功處以立命夫唯
聖人為能出處一致顯諸功藏諸命下是而能具體者
鮮矣予自免官以來知吾道之莫用於今也欲從隱君
子問古命之說焉而未見其人李子生衣冠世族抱長

材而不仕庶幾有隱君子之風道家之言曰上善若水
李子之隱於鳴泉也是立命之基也吾乃今知與李子
蓋簪矣乃受簡作鳴泉贊於是留信宿且別去而進士
星山鍾子寔相予言贊曰天出心正而後以之命夫
泉泠泠兮聽幽腹森森兮安流美夫人兮好修靚長山兮
杪秋逝將從子兮夷猶釋子而去兮使我心憂

箴

磨堯堅箴

宋濂

昔李侍郎敦立常揭磨堯堅三字於坐隅磨堯堅者古
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堯堅人各有心山
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堯堅言出諸口禍
隨其後磨堯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堯堅不扣而鳴必
駭眾聽磨堯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
磨堯堅磨堯堅慎勿言

續丹宸箴有序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于其君立

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殆有所諷刺而救君於失得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猶乏剴切君子病焉禘不自揆因掇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爲訓惡可爲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表六箴曰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遠天珮玉晏鳴荒淫用宣鷄鳴而起大舜稱賢

右宵衣箴

維袞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視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佑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悼史

右正服箴

爲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壤奠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聳聳竒物異品竟亦何補却蛤焚裘爲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堯禹

右罷獻箴

臣言廟君如批逆麟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惟堯舜芻蕘猶采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誨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乎能斷秦斯豈許唐杞非諛欺君誤國

面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淪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
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
實始濫觴惡過無少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覆宗亡

右防微箴

官箴上

劉基

惟天生民儼儼蚩蚩有欲罔制迺豹迺螭爰立之君載作
之師式養式教母汨秉彛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
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隳受寄匪輔敢不肅祗治民
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振惰獎勤拯難息疲

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戾戕姦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
孜孜澆疏旱澆無容稗秕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裨旋濘
彊策以馳慈匪予愛帝命溥時威匪予憎國有恒規弱不
可凌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真人于危
無避我謗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
乃離譽不可驕器惡滿歌謗不可怒退省吾私人有恒言
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羈

官箴中

劉基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各保
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刀筆之權
始歸吏胥弄法舞文聳癡瞽愚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

公庭如雁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覬覦
官惟好貨我甘以苴官惟好名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
以汙官惟好情我淫以娛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
道以培摭語默有爲俯仰有須覘容察辭助忿承愉法度
盈口奸邪滿軀蠱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爲朱
未獲官心嫗嫗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凌
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
猶恐或窬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官箴下

劉基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予能人莫
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小節勿固
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爲無沽我名以生衆疑何以
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去讒斥佞遠吏近民
待人以寬律已以勤無咎人弗信忱至斯乎無患人不聞
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
彼富我必極之無謂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
無爲避嫌以縱無情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
有位

誠敬謙謹四箴

貝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
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
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

內外如一吾又何為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寔禍之基藍臺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為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大一出入勉哉無懈

右敬箴

凌人者恒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噫盈必招損惟卑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護

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銜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馳車僨馬驚傷也亦宜嗚呼禍恒伏于至微必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斯箴永為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遜敏齋箴

王鏊

聖徂道遠正學日湮學其誰則我思古人亦言才馬用學譬如殖焉不殖將落人亦有言不尚有年以歲以月其老忽焉嗟嗟夫君學古為準說告高宗維遜與敏其遜維何莫如虛中人曰可矣我唯空空其敏維何曰維不及人曰可矣我維汲汲遜不自滿敏則有功孜孜二者終身

勿忘
 治怒箴
 王鏊
 有若撞糖或干吾意盛氣赫炎如火斯熾熾不傷物乃先
 自燔既愆於事亦留于身方其怒時爾盍自思彼其是耶
 我怒奚為彼且非耶怒之則已怒而不怒弗留於已譬彼
 熾火沃以清泉沃之沃之火乃不然明鏡在懸其中湛若
 是謂不遷顏氏之學

三箴有序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趣辟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機
 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為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姦
 宄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
 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
 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居忽然而毀暴
 慢鄙倍而憎遠棄罪非斯曷起蔑用斯殺予予亦用斯殺
 蔑以偕其孽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
 舌

筆

倏然而褒華衣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象

服黥臉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
物以并其謫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
筆

三箴

王守仁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
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臃腫
砭廼斯愈不見痿痺劑廼斯起人之毀詎皆汝砭劑汝曾
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
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懔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
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熟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
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
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釣譽不以蠱愚佻彼
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
棄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
伊亟

雷厓箴

邊貢

少叅白先生素秉直氣其在地曹故多所建白忤當道
出判永平已而同知登州事其在登也建山之崖積雪
皓如曰是其類我矣因以爲號蓋未幾提刑河北又未
幾而叅佐湖南其直氣砥在地曹時益勵也其春垣無

似固嘗私淑先生而先生之心亦某所素知虞其邁閔於群小也故作是箴以獻且自警焉

峻彼曾厓有凝其靈峙于海邦于截于絜其絜伊何如練斯張其截伊何極于昊蒼有嚴君子既正既固心之樂之載瞻孔慕寢興反側天威是懷比操于雪倫行于厓厓既截只雪既絜只人之望之孰不懾只孰不懾只厥維嫉途先民有言峴峴者易缺皎皎者易污不見是圖亶其然乎

歲除自儆箴

張邦奇

慎修冥冥時維陰德矧曰有臨曷監弗赫為天立心為世作則庸行庸言勗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歷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翼子孫

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時勅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敬恭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性道箴有序

張邦奇

予視學於湖湘于茲二年而士鮮有興於道者地里廣邈巡歷有時言念士習心竊拳拳爰舉為學大端列為韻語七章頒下各儒學諸生以代面語仍俾各錄一通置之座隅庶其諷詠之間有所興起

受形於親本同一氣心苟或違判一為二召彼不祥職此乖戾孝子仁人如天是事勗率妻孥靡違造次先意而承無影亦視有過幾諫委心異志無處無時敢與親貳立身

行道光照後世匪我能為維親之遺亦念天顯克敬克悌
罔私貨財乖我兄弟相彼植木根既牢矣枝維翹矣木維
喬矣我悲世人悖禮悖德如削其本求木之植可不畏哉
天命孔赫

右孝弟

一言失實衆以為尤縱不汝尤汝獨不羞忠誠及物人亦
汝親謂汝好友謂汝良人何苦為茲為譎為囂心勞日拙
棄於姻隣戴天履地中函厥心一理洞然達於高深所以
君子慎幽察微時檢時防罔敢或欺忠信曰周無罅可窺
幽無鬼責明無人非泰然自得聖賢同歸維此信人汝謂
之德維彼不信汝謂之賊相人孔明處已宜擇

右忠信

告爾多士責已宜周三反不校顏孟為儔小不能忍伍彼
頑民繫頸桔體受箠與嗔醜孰大焉玷我儒門不愛其身
不念其親

右懲忿

告爾多士豐約由天富不可求徒為執鞭合浦之珠不求
乃復擲壁揮金亦果其腹汝或哀人天即哀汝利為害門
敬念斯語

右戒貪

學問之道先肅其容以一其心毋使憧憧利害得喪命也
胡計有在我者明道正誼敬誦其言反之身心體驗窮索

務精以深由人驗天以古證今維惡宜戒維善足歆求爾
安宅與爾坦途而居而由不亦樂乎

右主敬窮理

節義廉恥立身所先崇德脩慝高明配天徙義則德崇知
恥則慝脩德崇則高大慝脩則光明體膚可餓志不可汚
元首可喪節不可渝不見下澤穢濁攸趨崇峯峻壟人莫
能踰父天母地爲萬物靈豈不最貴矧曰才英劍淬乃利
泉濬乃清勵乃志氣無忝所生

右崇德脩慝

三畏箴

許宗魯

於赫天命惟人所稟上帝降鑒實昭非隱顯允君子德厚

位隆是維先覺以範我躬聖言煌煌斯道孔彰繼往開來
有與有常惟此三者不可狎侮慄慄惴惴履冰蹈虎怠棄
天命侮慢聖言簡傲大人是曰褻天嗟爾君子曷不敬畏
戒謹恐懼欽此良貴朝日乾乾在夕惕若小子作箴敢告
同學

同學父天母地... 天命... 無... 子... 不... 是... 子... 不... 是... 子... 不... 是...

銘

奎上人耘杖銘

劉基

奎上人得古藤以為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名之

曰耘杖而劉基為之銘曰

曾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駕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貫珠
孰恥其癯而多乃需既予老是扶又歲葬之除畀康勿起
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予俱

室中雜物銘有序

王廷相

予端居誦暇檢所不逮惕然恐懼若履淵冰乃託所御
物銘以自警蓋摘其關於此而寄其義於彼則左右前
後皆吾師也古謂約而言之可以為子孫常者其庶幾

乎

屏銘

蔽其身毋蔽於其心蔽其身安無害也蔽於其心闇莫大也

枕銘

爾逸志於逸自惰爾身乎爾思力所不及自戕爾神乎

席銘

朴乎毋淫於華靡宴乎毋惰其肢體昭乎毋愧於屋漏

釜銘

耕以自給體瘁志逸其樂熙熙仕而從祿王粲錦衣履厥危機汝將肉食耶藿食耶

硯銘

規爾角俾不易傷非欲爾毀方池爾腹俾而有容非徒爲爾飭躬

鑑銘

勿曰爾明不見其後勿曰爾仁不掩其醜

櫛銘

緩則通通則理急則滯滯則傷

琴銘

嗟嗟習俗難感而古道易湮也舜文日邈其響杲遂終絕乎鳳鳥不至其道將不在茲乎守之敬之遁世無悶

劍銘

丈夫皇皇志在四方維德則威維順則昌

墨銘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不仁而可為乎知白守黑以附斯文
畔道而可與乎

瓶銘

口弗守咎乃興蓄弗固德乃崩

觚銘

鎮有鼻鼻則噐矣桀有尾尾則俚矣故君子恥之求備其
德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惡得有其二以廢其一哉

正齋銘

都諫俞國昌作正齋友人陸深為之銘曰

陸深

渴不飲泉息而擇木毋謂小閑罔敢弗穆負辰以朝兩觀
斯戮秉德不回神明所福高齋抑抑惠山之東於皇先訓
配茲棟隆過者必式君子之功蟻旋則折龍德乃中曲房
複閣以貯歌舞結綺臨春速釁召侮陋巷稱賢草廬頌武
端居儼箴式是千古易云尚象書贊肯堂卓哉位置負陰
面陽豈曰室通用表萬方太史勒詞以銘勿忘

書櫃左銘

張邦奇

維宏斯富維安斯固維密斯無蠹性命之理幽明之故默
而箴之而以時布

書櫃右銘

張邦奇

闔也若虛闢也有餘闔闢無恒維時之俱悠悠宇宙變動

萬殊有不我需厥名曰愚

牀東銘

張邦奇

天地之元至冬乃閉其發而施無往不濟人身所息曰唯
夜氣致養于斯晬面盎背

牀西銘

張邦奇

常人之情無患恒肆患在衽席莊生所忌暴虎馮河孰臻
有悔晏安醜毒不畏入畏

硯銘 五首

張邦奇

地乎靜天乎玄動亦定安而遷誰是者帝之先
膏之光澤之長施之無方居之孔臧

其居默默深根寧極文明天下而反一無迹是謂全德

端貞厚重靜以磨動大朴惟初文明肇用
厥用沛然蟠地際天玄之又玄萬象之原

鎮書鐵尺銘 七首

張邦奇

剛不屈重鎮物一舉移焉萬象出

亞夫堅卧喧翻者息王公正色孰敢踰其則

秉躬正直運量均齊所在帖然孰為栖栖

卷纒爾展之拿埽爾按之翺幡爾奠之一身不回萬方皆

憲之何以致之百其鍊而

人勞適紛我卧而理開聾抉盲叩我則啓

吾生不離乎文字靜於是動亦於是靜而百顯閔動而百

幽沸卷舒自我維厥時外強中實孰竭予施文宣既沒文

不在茲乎

生死在書書之蠹出沒鑽研令朽腐往者日湮來者為所
若子獨何為回思參魯肅整廉隅端然文府仙官六丁左
右呵護不吳不揚於書多補作詩孔嘉寶爾終古

界方銘十首

張邦奇

秉正直慎區畫一無忒萬方式

靜專動直吾其乾至靜德方吾其坤乾坤合德其易之門
耶

於昭乾德靜專動直不聞亦式順帝之則
其立不偏其行截然遵我矩矱庶幾無愆
靜而無為動而均布煥發章程我履惟素

因殷之質入周之文用我則治舍我則焚
子善區別條分眈列於以施之四方有截
不驕不隨寔貞寔固矩度在我不爽跬步
堯何以平章矩是絜也桀不吾以用自絕也刀筆之徒操
一切也微子主之幾何不滅裂也
人謂我介亦勤應與人謂我方實用區處

印色池銘

張邦奇

潤而密貞而剛以善厥歲賁彼四方我朱孔陽

龍頭竹杖銘

張邦奇

節勵雲霄身蔽霖雨降陟以時惟予與汝

方城書院八銘有序

許宗魯

許子遊於王門久矣其侍於王也談不及私宴不及昵
禮交道論誦德講業閭閻如也侃侃如也王固日以拂
士焉嘉靖戊子夏四月僕再如楚過從方城書院王若
曰於戲許生善言不可遠也善導不可已也子遠越歲
而不從不穀遊翳不穀或有闕子爲箴辭以警言不穀許
子曰唯唯夫樂諛者恒人之情納規者君子之德故善
謹疾者嗜苦口善飭躬者甘逆耳王有斯教其庶幾乎
乃既所見敦製八銘因物裁義婉而不詭正而不訐書
之座隅用備警誦云爾

樽銘

虛其中滌爾汗納爾清不戒以及曩曩且傾

爵銘

脩爵無筭惟酒無量不及亂威儀抑抑永貞吉

枕銘

角枕粲兮以承爾晏兮彼規而警旦復旦兮

衾銘

相彼禽矣製此衾矣矧伊人斯其胡弗思其儀一兮惟衾
之吉兮二三其仇惟衾之羞

扇銘

知風之自惟幾惟微淑慎爾樞機

椅銘

處逸思勞居安思危毋縱爾體不崩不虧

戶銘

闢之以來賢也闔之以防奸也賢由已來姦田已滋

屏銘

蔽爾外無蔽爾內外可飾也內不可匿也

金鑑

皇明文範卷之八

議

孔子廟堂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法孔子然則廟而祀之其可不稽於古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無福柰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醑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

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爲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前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羶蓋求神于陰陽

也今用薰鄉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

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顛倒彛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

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

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

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各

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

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

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

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宗崑崙也

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

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

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

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鑿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孔子廟庭從祀議

王禘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楊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

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脩真德秀魏了翁是也
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
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
完經翼傳局於顯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
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
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強遵行正
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于
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
之言性惡楊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
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為箋傳而偏

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為說滋蔓去聖既遠莫可攷
證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
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
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侍註聖經者
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
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清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
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
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
慨然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
言以為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
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

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
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勛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
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
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
脩與神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
諸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其欲刪諸經正義識緯
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正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
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
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
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
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脩之立言皆可爲有功

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既列從祀則此二人固決在
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頤
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迨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
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
禁其道不行於是真德秀魏了翁並作力以尊崇朱學爲
已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真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
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
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續朱氏所傳之
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
元興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既有以任斯
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

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彙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真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蒐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舉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皙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

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皙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次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楊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佞緩而實急佞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自儒者出

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爲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歆焉靈其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爲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

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盖有見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地故爾臣則以爲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秘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蓊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亦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

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
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
古人然知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
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况生當程朱之後
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
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揆之祭法
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瑄
實名臣勤學好問埽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較量
朱子之門人高弟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
愛護祀典之嚴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有
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有曰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

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教侑食無忝蓋其推崇尊
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禮樂待人而後行
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制祭祀之
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為世
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
豈徒以籩豆裸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為士者皆能如瑄之
為學則言行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
民者莫大於此仰惟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
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
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以表章理學之有人
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謹議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籍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時虜既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

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窠穴嗣是我謀日踈任虜出入涉流履水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

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廼難乎故曰有
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
請極言之以干於大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
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
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鬻且
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
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
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
間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
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
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

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
不如死則取舢舨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
爲力也我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
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蕪之虜我生口目滋月息
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
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
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
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亦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
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謀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
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
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

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
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
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
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尅日有定
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
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遯笳角時聞壁壘
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
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拔之否耶有驍將以
通糧道否耶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
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
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

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
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
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於兵刃怵于生
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令驅之于無人跡之地
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
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
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
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
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遜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
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廼止利
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

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為套地易復然後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為援可恃復套

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之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為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

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

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遙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於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於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對

對

廣薛季昶對張東之語

宋濂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東之天官侍郎崔玄暉中
 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舉兵討
 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州長史薛季昶
 言于東之曰侍郎舉義兵剪除姦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
 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昶無一言以為賀者侍
 郎亦知其意乎東之曰不知也季昶曰僕亦以為侍郎不
 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
 披瀝為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
 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克於東都戮建德於河

朔剪黑鬮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
息夜不得寐蟻蝨生於鎧冑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
有天下為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今武氏以妾媵之
微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
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為周易服
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
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有也
侍郎豎義旗以復辟為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是捨
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為侍郎弗取也
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
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大小

盡殺無赦庶幾小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
伊尹周公下侍郎能之乎東之曰吾曩與玄暉等謀亦嘗
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
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卒亦惟知有武氏
萬邦黎獻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眾曰天后且爾
將何所寘吾屬乎則吾作羹粉矣季昶曰不然武后負滔
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
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
蒸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
此况今日乎侍郎斬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
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心可知也侍郎即

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鈎吾舌懸於長安城
上以爲亂言者之戒東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
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弗是耶季昶
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
爲王未嘗改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
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
卮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之乎東之曰武后
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毋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議何
季昶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欲睥睨神
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
后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

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
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議也東之曰吾爲唐家老
臣即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
號曰唐便當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季昶見東之
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東之曰此事姑寘
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
骨况三思又得幸於上倘自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
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東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枕上
肉耳夫何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
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昶退彈指嘆曰唉吾以東之爲天
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

爲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
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思所殺如李昶言

樵漁子對

劉基

樵漁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
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高山之木不朽心而液
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
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
施神氣盈宇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
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指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
淵鳳翥高雲傳巖無版築之老蟠溪起重釣之民藏器待
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變風雲接武龍夔施澤于民以措

時宜不此之圖顧守污卑翳蒼山澤沒齒何爲頽肩汗體
跋履崖谷銛觚覃刺鑽膚如鋸蹈蛇觸虎動貽荼毒清冷
之川大魚不處鱮鱖瑣瑣雜以蝦蚩窮日之力所獲幾許
朱門晨啓歌鍾聒天先生之竈冷而無烟銀鞍駉馬照映
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荃而佩蒞長蕪沒于丘壑
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
之中棲息乎陵茗之上飲石底之流泉食葭下之織鱗蔚
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逝泥濘乎江湖之
間飽魚鰕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虞人網而撤其
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貴賤命也窮
通時也是以鷄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緣之能故

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剡蒿以射犀札植菰蔣于千仞之崖而冀其實也且今之遇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權病于深谷之頰肩息讒畏譴過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于寒饑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時鑒是豈野人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搴芳蘭以爲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亨問齒

劉基

單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豆揚卮載爵載囀齟齬輪較有聲若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貽憐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蹋跳而前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爲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予憊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誚之曰子爲神乎令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居予弗子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教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瘖鍵腐樞摧閣何爲乎子名爲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

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蓆索縛一
小鬼其狀蜈蚣蝮蝮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蜈蚣
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鑿既陳且訊以
言曰來女蹻跂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
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蹯豹膈梅酢姜辛青蚨味醎桂蠹
冰蛆密唧蜂蜚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
砒剝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椒鶴蟲浸漬
攻刺索女于室糜潰女質拔其柙殼投之瓦礫植以駝骨
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肺弗噬腊肉
弗嘗白鹽赤米齏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予依
予不女虞胡弗滅乃心以作悞淫用礪析女家以離予之

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劇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虵蛟聞
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啞啞而言曰微生罔知
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
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且不朽先生
獨不聞夫穆天子駮盜駟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爲御西
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
睢如鳥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
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繫
于鵠倉氏之庭矣是謂債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爲忠
不知者以爲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
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趨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

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蟋蟀吟
秋以為神龜外疆中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
大聖四十而不惑聲律身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
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憤憤恇恇飄若浮
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以
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恥之先生
閉門而坐冊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于言而不章于人口
留之身後以覆醬醜徒何為玄華術容藻裸以夸丹元冥
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長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
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鑿乃齧墻圻以出
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二而未嘗以

之躋大肉截大截芹藻葑非柔脆軟美飴之以舌可使先
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愆乎以
踵属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王多矣乃不蒙賞而以
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孟嘗君求石磬對

劉基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
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于薛將舉宗
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于
下報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
致石于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致石于外朝他日下
宮之碣關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

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疆不亦宜乎

蚊對

方孝孺

天台生困暑後卧絺帷中童子持扇颺于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扇倚床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為風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訴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嗜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顫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為噉童子呼曰吾為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帷旁見燭亂散如蠅如蠅利觜飮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邪皆爾不謹褰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煙教鬱左麾右旋繞床數匝逐蚊出門復于生曰可以寢矣蚊已

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嘆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咲曰子何待已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為犀象怪之為蛟龍暴之為虎豹馴之為麋鹿與庸狝羽毛而為禽為獸裸身而為人為蟲莫不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為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畢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雁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訴之使物為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

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物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毀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也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流離於道路呼天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為蚊所嗜而寢輒不安聞同類之相嗜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于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孝孺

方子病鼻寒鼻塞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

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有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
以鼻為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燼
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
同曰我受命為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蓀椒桂其氣必
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葳檛猶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
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口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
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為風所加外鑠內鬱壅
我鼻官遂至火燎切膚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
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有常順陰燮陽無所敗傷鼻寧
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至于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
道是奮大雪皴肌而爐不暇近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
生災不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有荼毒之禍方當茹
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猶恐不可而乃放
不加思恣肆頽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為身計者良已
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誚我為何哉夫壅蔽之禍厥有攸自
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淫醜而世
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為嗜好
以衆庶為耳鼻上宣下暢無所凝滯雖有奸邪何惡之遂
顧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蕪為薰椒蘭是棄由是禍亂交
興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不
達况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
氣既而鼻疾果愈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厓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戶牖與野馬網緼不絕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假也又謂之巢雲者益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爲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絕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君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群山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約之如跂如騫文牕洞開

朱拱鈎連盤盤困困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冰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楊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之以制而侈靡相傾此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及覆茨之為貴也吾惡為哉曰下濕高原我圃我樊輦石其間可游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冢錯落星布嵌巖雲滃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交踵神侔擘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駢生脩條上竦回飈激芳紅褰翠涌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而二十四友為禽宜求者之所戒復忍襲其轍乎曰高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為池浩浩泫泫鳧鷖往來候鴈千群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

壅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
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勞民
為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金以奉
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捉絃張乍抑乍
揚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鸞停鵠翔揚
蛾聯娟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絕纓繼懽炳燭傳
觴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吾
自吳之越自越之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
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
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恥事佔畢擊九六博遨遊狹邪
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解野酌杯觀五湖埴視四嶽其視

巢雲為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
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
黃閣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
戟堂垂曲旃魚鑰初啓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祿
周三族國延子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
間乎對曰以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挈知校能奚翅
鵬鷖之相萬又可以妄覲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
則與雲卷舒一壑一丘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潔身
亂倫之流歟對曰生覩於彼而不覩乎此蓋知其一而不
知其二也雲之為物囿於天地而有時不足囿也蔽於山
澤而有時不足蔽也汎溢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如

雪浪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內外為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
為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也
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
招太白小匡廬卑少室逍遙徜徉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
居非吾之所安閒曠之園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
聲伎非吾之所感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
而守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廼為之嘆曰吾子可謂
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
覩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錄其對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料
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莠然而蛇虺蟠乎中有
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
五百春秋矣常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
賈沂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昔穀歲登無蜚蝗霜
電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
或光恠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
麈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
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
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
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
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

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拊百姓外柔四夷生殺係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佺佺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土木也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之不悅也故尼

冷菴對

李東陽

陳君粹之以冷名菴舊矣比以江西僉憲考績京師持卷視予因託問答以著其意其辭曰

冬季之月隆寒初沍積凌增丘飛雪斷路冷菴主人方下帷閉戶僑于燕山之下客有過之者但見空籟灑地冷飈襲巾鐵光面發玉屑譚紛爐圍不煖續挾無溫客曰嘻事有定分理有固然今子寒不為郊隱不為表貧不為睢窮

不爲度抱幽守寂冷何利焉主人曰我性固是也客曰天
有夏令祝融煽陽赤龍奮飛火傘高張野植龜坼增波沸
湯石鑠金流飛鳥遁藏無邵堯夫却扇之能王仲都環火
之方子於斯時能保厥常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地有
炎陬南海之窟歎氛書壅毒霧朝燭汗滴成漿氣吐成沸
蒙絺若負揮筆如失無葛仙翁入水之神費長房縮地之
術子遊其間雖冷奚益主人曰吾冷自若也客曰煌煌要
路赫赫權門勢燄騰天炎埃漲輪名腸內煎欲火中燻獄
鍛者爲能吏手炙者爲通人故月不可火勝王不免石焚
子不能遠走出世高飛絕塵胡周旋其間而弗卹厥身主
人曰噫吾聞之矣伐國者不問仁擬人者必以倫此獨何

言而於我是詢吾固濯吾行操澡吾心思松桂爲徒霜雪
爲期將使儉人膽落而不復逞貪夫股栗而不自持矯彼
煩濁歸於清夷冷之道其莫予如也又安能移火鼠之智
而卹夏蟲之疑也哉於是汲汎泉煮白石餐清水嚙苦蘗
客亦再拜飽冷之德願同晚歲爲冷菴客

馬對

李夢陽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郅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
共巷而處郁郅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
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者邪於是作黃
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往遺秦子秦子是日會使
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

先造郁郅子遂及墮馬事郁郅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
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郅子
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
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終身棄馬乎曰
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卿使傷藏絡揆
脰磕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讐
憎無人色咕咕語曰柰何先生幸以教之郁郅子曰昔者
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
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神矣曰
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
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
馬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
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蹶然笑曰闕哉談也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
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
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破其非良也
郁郅子不答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
不成故材美弗朽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
材朽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命故馬
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
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游豈非
命哉豈非命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者愛之衣之文綉處

之華屋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
悲鳴啼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廐下故知而
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愛故寧甘心沮澤之中
與鹿豕烏鳶並遊不願衣文綉之衣席華屋露牀之安故
即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子亦
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
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
取學職往教于楚下邑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隨馬
之說乎子之不為天下知亦久矣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
行矣

棲霞對

潘恩

有棲霞公子者戢曜巖居心逸體舒肅振鷺之容乘璫瑜
之質悵世路于多岐結遐思乎幽域於是陽石山人聞而
造焉揖公子于棲霞之洞迺相與班荆而坐臨流而歌究
皇始之易稽道德之文訂南華之旨更僕未休也山人問
曰公子之於棲霞也樂乎曰樂山人曰樂有道乎曰有余
聞之桎梏于䟽屬者罔知懸解之義拘孿于豐蔀者難語
六合之觀嗟嗟流俗置寵辱于毫芒膠憂喜于失得忘禍
福之倚伏昧慶弔之相尋玄黃眩其明淫哇亂其聽思慮
鑠其精神哀樂窒其平粹予惟悼哉故余之所居也考圖
按史則夢寐羲黃俯察仰觀則凝神宇宙引商汎徵則樂
比鈞天吸粟飲泉則味甘列鼎步東平之樂善慕河間之

大雅豈惟游心道藝將亦藉以永年山人曰若公子所謂
蓋樂乎外而未得諸內也古之至人以天地爲一指齊萬
古于一朝等光榮于蟬翼返視却聽保氣齊精不是是非
非不物物我我不外累而智喪不遺有而涉無泯色空于
兩忘暢自然于象外是故喪天下于汾陽其直全也作鳳
鳴于嵩洛其思遠也獲玄珠于罔象其神寂也故能躡太
清遊山嶽喻風飲露耽靈洞微達埃壙之表入玄冥之內
狎無窮之門享不死之齡徜徉明靈之府登陟瑤臺之上
由此而揆之其樂之遠近也譬之朝菌之與大椿也所見
之相懸也譬諸尺澤之鮒圖南之鯢也二者其何取焉公
子廓然而悟順風而稱曰余不敏得聆緒論庶斯達矣迺
作樓霞之操援琴鼓之辭曰至人抱一兮鍊太玄要道不
煩兮契真詮漱我沆瀣兮體僊僊揮斥日月兮象蓋齊年
乘躡萬里兮窮極地天

拙客對

潘恩

閩之陳大夫篤行好古邃學淵識含瑾襲珍靡事眩曜迺
扁所寓曰拙客窩有鶩世公子者私心恠焉未達厥度進
而問之曰異哉子之名居也吾聞道尚變通時有沿革皇
古旣逝人文昭宣君子與世推移聖人達節爲貴是故彩
色輝炳丹堊雜陳清廟之材也九苞繽紛和聲翕習希世
之禽也子獨抱拙豈其未思不鳴之鴈主人棄之櫟社之
木卷曲輪囷匠石弗顧今子以璠璵之質登青雲之表勵

矯世之心愧通方之士其竊惑焉大夫曰居久矣余之不
託于言也敢因明訊一布其腹心夫自元化旁流兩儀肇
立大鈞播物形神相禪歲年罔極人壽幾何是故達士大
觀至人遺物等造化爲蜉蝣視古今猶旦暮比光陰于過
客埒人生於逆旅齊壽夭於彭殤嗚呼已矣拙不足恃巧
奚以云子習流俗之浮華欲變予之素志予獨笑子之醉
今而遽忘乎古也洪荒之初生民之始太和未散太璞未
彫與物無營處世莫競此爲何時後世之文不勝其敝是
以仲尼嘆大道之隱老氏欲鎮以無名之朴也予安得以
人爲之巧易自然之拙哉是故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人以
其辨吾以其訥徵德頌功躡華登要人以其躁吾以其靜

其脆肥醜冶容靡曼人以其華吾以其寂議論風生智略
輻輳人以其敏吾以其鈍夫芒刃入于無間鉛刀效於一
割鯤鵬運於九萬鷦鳥巢於寸枝何則其分殊也寧曳尾
于塗而不願犧牛之文錦寧委芳于野而恥同荃蕙之數
化何則其志異也子姑往矣吾將反舊服于太虛歸情素
于寂沕覽蓋軫之罔終混巧拙而若一習晬史之玄同守
常德以爲質於是仰天而嘆隱几而歌曰大道無形含聖
神兮至德內光孕厥真兮生寄死歸又何常兮草衣木食
曷其傷兮大人齊物寵辱忘兮被褐懷玉夢羲黃兮

拂塵者對

陸容

陸子夜坐有童子裹帕于顛蒙裳于襖燃蠟炬于中庭東

叢茅于木杪類清廟之燭蕭若君門之設燎舉足揚揚攘
袂矯矯遷几席而請避顧檐楹而欲掃始恠而笑之既而
問焉童子曰是惟臘月廿四日也隆冬斯窮新春聿到今
夕之夕有事於竈除舊布新爰執灑掃陽則室堂陰則奧
突上有伊威之窟下有螻蟻之竅將窮搜而淨被亦旁達
而深造惟箕帚之是供匪桃李之先導于以除一歲之塵
全于以逐一家之虛耗趣時者不違乎天同俗者實幾乎
道顧鄉閭之所傳而何主人之獨笑耶曰童子何知絜人
者盍絜其身絜室者盍絜其心爾能祛吾室之垢亦能去
吾心之塵乎童子曰主人欺余哉僕聞塵之爲物揚于邊
疆敵國構爭飛於市朝車馬交征生于室廬風土所弄人

心以方寸之地爲血肉之精如水斯澄如鑑斯明包涵乎
衆理總統於一誠雖禪定之如灰思慮之如渴塵亦何自
而生乎曰爾知彼塵之有形而不知此塵之莫名也不土
而生不風而騰不可揮之以塵不可障之以屏其生也隘
吾之度量其集也蔽吾之權衡町畦由之而積城府由之
而成其爲吾心之障礙如此吾嘗反觀而內省欲掃除而
未能童子聞而思思而對曰主有患難維僕是支主有顛
危維僕是持塵炎於心主其獨知欲絜其心亦維自爲僕
雖愛主力將安施曷不假回也四勿以爲筭取參乎三省
以爲箕日新又新以灑湯盤之水夙興夜寐以講衛庭之
儀不以幽獨而怠其力不以斯瀕而肆其欺將見靈臺凝

虛丹府澄輝天君泰然百慮維熙外物不撓而全體不違
矣陸子喜而嘆曰即事可以觀理知言可以通微吾聞拂
塵之事因知養心之樂此聖人所以惟適言之是察雖芻
蕘而不遺歟

未相玄鷲子問答

戴欽

玄鷲子贈白鶴山人也山人抱英握竒扼塞小試予恐
其若不自得也是故援詞達意假妄即真反覆於功利
之談而卒澤於道德之要噫山人與我同心之言也

洪玄子問於時鷲子曰夫壯夫多志烈士殉名哲人達觀
宵夫淺中尾瑣矧守脩諛苟容夸毗死權神聖無功是故
鳳鳥巢崑崗之梧不自知其高也鸞斯處蓬籬之下不自

知其卑也局於所見而守斯確矣子盍剖子心腹披子真
素我其爲子傾聽之時鷲子曰唯唯某聞之太上立德其
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天運人事遞相推遷粵自朴散鴻蒙
而經營之變極矣顧其間矯翼勵翻雖俛仰殊状要之曳
尾戢鱗齎志腐歿予之所憐子不觀夫東流逝水下坂走
丸乎有去不來而往斯不返矣以百年易盡之身而汨沒
於無窮之變弊弊焉忒忒倪焉勞神苦志邈不知有生
之可樂不亦悲夫生辰不穀吾斯已矣時達運通脫困去
窮吾豈篤溝洫之諒而甘老於篳實繩樞之下乎尚將抗
節功名之會馳英富貴之塲登君金華之省倚君白玉之
堂入相出將走貴叱權乘堅策肥衣錦食鮮田園連野臺

第倚天輿馬僕從極聲色之奉養子女玉帛窮心志之所
樂一食千金一呼百諾鼻息所吐上千虹霓涕泗所出下
生珠玉金張視顏色以爲進退許史伺指顧以爲奔趨恭
顯不敢弄其權絳灌無所假其威回天轉日覆兩翻雷茲
固匪大丈夫之志抑亦得時據要者軒眉吐氣之時也子
以爲何如洪玄子曰子言陋矣倚勢尚權奔名走利是不
明天道盈虛陰陽倚伏禍福無門吉凶同域也子不觀蘭
茗之翡翠與清廟之犧牛乎毛羽之美身體之累也芻豎
之肥刀斧之地也人將采其英以充首飾剥其皮以登房
俎矣乃今而思江鳧海鷗泛泛於水上曳尾之龜躑躅於
泥中太晚矣乎子徒知玉堂金省之爲榮吾恐神剥其廬
鬼瞰其室天收其魂地奪其魄爰斯之時雖欲與田間父
老坐我茅簷負彼朝陽栖志自樂以終天年不可必矣甚
矣子言之陋也無乃深乃璞姑示乃石以潛吊予意趨而
逆予喜戚哉胡爲乎爾也時鷲子曰神龍不終於深淵竒
驥不伏於櫪下風雲斯憑金玉就駕今夫上士不生則已
生則崑廊改色河岳有光九域蜚聲四裔來王時權時衡
人紀人綱偉哉古人爲烈斯英元之所獨當也况今風塵
瀕洞豺虎縱橫闔豎扇患潢池嘯兵犬羊踐踏邊陲震驚
正才智虎變英俊龍起剖符析圭提戈耀旅之日也古之
人有言曰生不能王尚當爲將豈不曰權不專則施莫前
羽未完則飛不先乎嗟夫時不我遇矣苟有用我有授以

虎符假以龍節付我六師提我三尺我將樹振古之勛開
無前之烈持顛扶危拯焚救溺於是運鬼神之知與節制
之師決存亡之策妙正變之機三畧功收於談笑六花法
變於範圍北擒撩戎南畧邏夷東吞球海西掃羗隴永固
金甌之業不騫磐石之基肯使公卿失色於廟堂壯士囚
死於邊隅哉爾時海積甲冑山歛鋒鏑謝我轅門登我麟
閣名掩方虎功高李霍丹書鉄券傳不替之寵榮廣土大
爵享無窮之逸樂庶哉光明之建立不負崢嶸之歲月也
視之草木同歸聲響俱滅者大不侔矣子謂若何洪玄子
曰乘流遇坎達人之變也隱世就名哲夫所憂也子其以
功名之細爲道德之所喪身之事爲開國之謀乎是未知

天人交感之會理亂相因之微明良相倚之故坊德並起
之機者也予今迺益知子胥鳴夷韓彭蒞醢吳起伏劍而
死商君車裂以殉非獨上人之少恩寔乃功名之爲患也
迺今信非主立事由中出忠邪殺混陰陽拂逆欲行者遂
巡而袖手欲言者聶嚅而卷舌揖徂徠以降登縱鷹隼而
凌擊赴勢者榮忤權者辱怯懦者陞剛守者黜正言出口
而身危獨行抗時而宗覆斯殆聖哲之所迷惑而讒諛之
所得志也子欲用子之談行子之計不亦謬乎吁嗟鸞鳳
昔時燕雀之欺也麒麟跌足螻蟻所制也子乃提空拳以
蹈網罟瞑兩目而趨湯鑊則徒摧折羽毛解爛皮骨而已
焉矣胡子不通變之極而不知命之至也子茂復有言矣

時鷺子曰富貴既非所願功名尤不可期信乎有生之爲
贅而天與我者之虛也第吾竊聞志士不苟食賢聖不虛
生草木有用金石有聲是故隆古之士莫不乘運流化撫
時建德出我精萃爲世準則今夫五帝定典三王垂禮臯
夔伊周相時並起天地以位人極以理茲非大聖之所作
爲乎迺今世道交喪淳風不還國步多艱人文孔陲古禮
不作古樂不復德化殄絕政刑日蹙天地亢塞首足翻覆
子以爲聖神復起將坐視其弊乎抑將興衰補陋反古飾
美以揅其極乎今子春容德粹厭飫道直學淹今古才達
天人志卑管晏而不爲道方伊呂而尤尊子不欲提今而
古乎鷺雖驚駑遲然兩駮中服俟子控駕矣洪玄子曰子談

何容易也夫古先哲人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言世世以爲
典刑不得已而有功故其功世世以爲德澤是故河洛垂
文則羲禹闡道鳳鳥不至則宣尼嘆息何則人固不能以
勝時也今夫堯舜禪位而禹稷敷治時也湯武應天而伊
周創制宜也故有陳鞭笞之政於德讓之庭奏干羽之化
於吞併之日則各相爲桷鑿矣今子尚不能明天之道因
時之宜極推移之變神通化之施乃欲以天地之渣滓而
生育萬物以聖人之土苴而陶鑄萬民亦太迷惑矣乎吾
今語子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日月無全照雨露無全
恩是故天地不兼乎覆載聖哲不免於困窮子今而後當
歛子之博歸子之約謝子之華返子之朴去子虛名近子

真樂履無形之禮樂無聲之樂含德之要咀道之實主靜
行中委順抱一吾將與子從容大道之域矣時鷺子廼矍
然而作翼如以趨望下風而再拜洒然而浩歌曰鳳兮鳳
兮而今靡逝兮而人將以子爲鷓鴣兮龍兮乘風雲而變
化兮予不知其所之

擬秦使者與白起對

王宗沐

傳稱佳兵不祥其事好還白起勝趙詐坑其卒四十萬
固宜不得其死矣雖起嘗自言之而其義未竟也擬今

對一篇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爲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
武安君昭王乘勝欲遂取邯鄲武安君不可不任行乃使

五大夫王陵王齧迭將果不下昭王與應侯睢臨強之終
不肯且有餘言昭王怒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授使者
以劍賜之死使者行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駭引劍良
久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耶使者從旁笑曰孰謂武安君
之知兵也今乃知武安君之不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
身而熟計智者後生而惜名自起之爲秦將也而逼韓魏
陵楚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合變出奇使秦之人虎視於
天下今以知之盡也以及於此而使者以爲起不知兵何
也使者曰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
爲秦今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君曰然曰是乃將軍之
不知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俟時故不和於衆者不

可與成功不協於內者不可與慮敵語曰式於政不式於
勇式於廟廊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伏羲神農教而不誅
堯舜禹湯誅而不怒孰與阻兵以逞迄無少休者哉秦之
威懼天下於此王也數世矣權虜士民疾戰諸侯矢之所
加無虛鏃焉非不快意然猶恐其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
軍爲將竭轉輸之力邀天幸之會徂伊闕之勝殄韓魏之
衆追楚竟陵逼逐離虜長平勝趙坑其卒四十萬人秦王
適於志盈於慮以爲力征可以盡天下故復收餘衆以臨
邯鄲是抱火積薪慮不再計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爲不可
秦王寧復以爲情哉方今諸侯惑亂辨士並飾是非稠濁
不可勝理於是乃廢文崇武厲兵繕甲效勝於戰場由此

言之天下之勢遠未有所定也而將軍爲王辦朝夕哉孝
公遭擯斥之忿自痛於心設尊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
用然變法教戰密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令必行於徙木
比其車裂也而秦人莫憐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
之上首功非古昔也昭王恥無王處心積慮而應侯入然
穰侯之貴而死於囚太后之親而遷於別室故自應侯之
用也而天下知秦之踈骨肉急成功也將軍起庶長歷行
伍不謂不顯庸然焚楚宗社虜劉其主長平之事趙人若
醢鷄焉而使天下不樂爲秦之民故自將軍之用也而天
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自文王卜居汧渭之會廊
時陳寶天所錫命非費之勳穆襄之霸載在王室斬艾哀

積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為利北有胡貊代馬以為
甲巫那黔中有天下之二陲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
君僕猶知其崛起於天下而徒寵其政柄益之惡聲是三
君為秦謀不忠而將軍之計尤有所愚也武安君曰願聞
愚計曰將軍以為長平與邯鄲孰堅曰邯鄲堅曰將軍兵
與陵齧孰善曰不如起曰然則以將軍取長平非計之得
也以陵齧不能勝邯鄲非計之失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
未可知也王者務博其德霸者務富其民強者務鳩於敵
武王克殷禮商容封比干而王業定楚莊矜鄭伯復之轅
門而楚伯秦不能無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必死以
逆執事是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衆矣申包胥孤臣出奔

乞師存楚齊桓不戒遂人飲戎者酒齊師殲焉竊當其時
脫一趙人咸識其必坑而借一以與將軍決僕恐軍幕之
次有濺血矣是吳王齊桓之跡復見於今而周武楚莊不
足多也是將軍之計過矣夫日中則昃月中則虧四時迭
退無居功焉秦法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
效故威震其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之復
為危耶將忘其危而直不賞耶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
將軍奮於郤戮力四討不數年而封君侯將軍之效於秦
與秦所以報將軍者皆處于隆矣而未有變者將軍嘗請
滅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滅而將軍以為不可可是自貳也
則王以為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未嘗留行而獨

於邯鄲畏焉若怯則王以為將軍有遺力應侯籍寵久其
心誠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寧失計
耶而將軍不行秦王不信是應侯之得間也將軍尚不能
拑口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慙秦王王慙且疑而應
侯間之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
矣且僕較之秦地千里趙地亦千里其戶之所息亦畧相
承趙人長平一敗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高於山陵是
全趙之民不足以當將軍之再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
死者傷者完者其殞瘵瘵慶弔之具出於私宮償十年之田
也而饗殮不謀是全秦之力不足以當將軍之再戰夫再
戰再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之兵如竭澤而漁

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魚也師之所處而荆棘生大軍之
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飾甲非相陵也三晉之人死於
秦者累世矣而未有長平之酷者其民刳腹折頤身首異
處膏血潤草野頭顱給螻蟻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
死者無知則將軍雖德不能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
陰守將軍者環於庭矣趙人今而後得反之僕慮將軍之
不速朽也而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死所矣
王賜劍不如使者命之利也遂自刎

省愚對

鄭若庸

海虞錢君國樂既盛于齒墨墨旦夕若靡攸營介紹晉曰
音也寡昧方自童髻無所於術今且壯碩矣顧汶汶無一

加諸人然莫知所處也願子啓之余曰善夫子之問與子
能摘藻大對躡青雲乎牟利埽財埒素封乎雕蟲繪鵠作
竒技乎挽犁秉耒力菑播乎綺譚曲說為容悅乎回面抑
首事浮湛乎將逃名韞跡而弗之暴也若是則惟君所取
而奚病之為曰未也吾少也愚目若弗矚耳若弗聆鼻若
弗觸口若弗言心若弗思五官之職乃瘵乃尸吾慮若窒
吾動若迷吾之有生猶木而樞是故楊榘文藝可以梯貴
吾才弗若也交貨射時可以宛富吾智弗若也斲犀刻楮
可以采名吾巧弗若也力稼服田可以樂歲吾勤弗若也
曳裾信舌可以逢世吾辯弗若也磬折上偃可以園生吾
柔弗若也退而遐舉貞遜則吾之卑棲俯啄又若弗克免
乎今之世矣蓋晉之不能以自見退之不能以自逸吾之
愚也寔厲之將日省焉而莫知所從吾是以憂曰有是哉
子之愚也夫夫太盛者戕之地太益者損之乘故貴或媒
禍富或賈然巧或喪志勤或桔牲辯或召尤柔或橐奸貞
或離群孰如子之無思無營無毀無譽哉子之自愚乃所
以自全子既有餘獲矣而又奚有哉國樂起謝曰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乃自謂省愚願終服夫子之教

